

FUZIZONGTONG

父子“总统”

徐浩然 胡长书 编著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父子“总统”

徐浩然 胡长书 编著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京)新登字191号

责任编辑:晋宝

书名	父子“总统”
编者	徐浩然 胡长书
出版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发行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	江西新华印刷厂
规格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1.5625 印张 311.1 千字
版次	1993 年 11 月第 1 版
印次	1993 年 11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20000 册
书号	ISBN7—5057—0277—7/C·10
定价	10.50 元



徐浩然 1939 年投
考江西省地方政治讲习
院受训，毕业后到江西
赣州专员公署任赣县第
一区区长，新人学校校
长，专署视察，江西善后
救济分署专员，为蒋经
国在赣南的得力部下，
并是章亚若女士的同乡
好友。现为江西省文史
研究馆馆员。



胡长书 1931 年生
于河南，五十年代就读
于福建师范大学地理
系，后一直从事教学和
科研工作，现任江西省
地理学会副理事长、副
教授，先后主编过《中
华揽胜》、《神游中华》、《中
国经济战略·发展布
局》等专著和《华夏沧
桑》十二集系列丛书等。



▲蒋介石和蒋经国合影



▲1937年6月，蒋经国在江西赣南担任督察专员时留影



▲ 九三八年章亚若在赣州留影



▶ 陈洁如一九六二年在香港，时年五十六岁



◀ 陈洁如一九三二年在上海



▲ 蒋方良（右）与罗兰英（左）
1938年于溪口合影。

目 录

第一章：溪口家事	(1)
一、生母毛福梅	(1)
二、养母姚冶诚	(20)
三、纯洁脱俗的陈洁如	(24)
四、宋美龄——这位中国女人可不是弱者	(35)
五、蒋伟国的身世与趣闻	(47)
第二章：留学苏联	(57)
一、热血青年	(57)
二、艰苦卓绝	(60)
三、喜结良缘	(66)
四、返回故里	(68)
第三章：主政赣南	(73)
一、初登仕途	(73)
二、行署专员	(83)
三、除“四害”	(92)
四、“青天大老爷”	(119)
五、特殊的学校	(124)
六、新城国际机场的兴建与毁灭	(133)
七、蒋方良在赣州	(140)
第四章：才女章亚若	(143)
一、童年家事	(143)
二、少女时代	(146)

三、婚姻悲剧	(148)
四、江西沦陷	(152)
五、烽火缘	(161)
六、婚外恋	(166)
七、蒋方良跟踪追击	(177)
八、秘密迁居桂林	(181)
九、亚若暴病身亡	(185)
十、追忆章亚若	(193)
十一、骨灰葬于赤株岭吗?	(197)
十二、陷姓埋名颠沛流离	(199)
十三、蒋经国安排儿子去台湾	(203)
十四、祖孙情深	(205)
十五、传闻、父与子.....	(207)
十六、认祖归宗人未归	(211)
第五章:壮志难酬	(214)
一、大西北热	(214)
二、东北特派员	(216)
三、败下阵来	(222)
四、上海打虎	(224)
第六章:兵败如山倒	(231)
一、杜聿明的戎马生涯	(231)
二、东北战场上的卫立煌	(254)
三、蒋、卫矛盾不可调和.....	(262)
四、范汉杰被俘、曾泽生赵义.....	(267)
五、杜聿明回天乏术	(273)
六、遗恨中原	(278)
七、杜聿明走上“刑场”	(285)
八、黄百韬自杀,黄维被俘.....	(289)
九、邱、李、孙兵团全军覆灭	(296)

十、兵临城下	(302)
十一、退守西南	(319)
第七章：在大陆的最后一幕	(335)
一、诱降卢汉	(335)
二、蒋经国智勇双全	(336)
三、李宗仁脱离虎口	(337)
四、重庆解放	(339)
五、成都出逃	(340)
六、蒋经国最后一次来大陆执行任务	(343)
第八章：父子总统	(345)
一、警报解除	(345)
二、从主任到部长	(346)
三、出任行政院长	(352)
四、先任主席后当总统	(355)
第九章：后记	(358)

第一章 溪口家事

一、生母毛福梅

剡溪发源于浙江东部，四明山余脉横溪岭，蜿蜒东流，最后经公塘与锦溪汇合，沿谷口上溯，南临锦溪，北聚村落，长约5里，居住着近900户人家，名锦溪村，地当剡溪九曲之口，故又叫溪口。这个东距宁波39公里，山环水绕，风景佳丽之地，就是蒋经国的故乡奉化县溪口镇。

奉化县溪口镇中心学校的校园中央，有一个圆形土坟，周围用淡红色石块砌成，黄土上早被青青的千筋草盖住。正面竖一块高约2米石碑，上刻7个大字：“显妣毛太君之墓”，系国民党元老吴稚晖先生手笔，落款处题着“男经国敬立”。这个坟冢，即蒋经国生母、蒋介石的原配夫人毛福梅的长眠之所。

毛福梅(也有写作“福美”、“馥梅”的)生于奉化溪口以南15公里的山村岩头，她的父亲毛鼎和，人称“祥丰先生”，娶妻王氏，生有二男二女。毛家是岩头一带的望族，世代经商，家底殷实，平时广结善缘，热心公益事业，全村5座石桥，其中4座是由毛鼎和出资或支持捐助建造起来的。

毛福梅为毛鼎和次女，出生时，算命先生说她是一颗“福星”，故取名“福梅。”福梅长大成人后，中等个儿，面白唇红，出落得颇有“福相”，而且性情恬淡，事亲极孝，又是母亲操持家务的得力辅佐。所以父母视她为掌上明珠，特别宠爱。可是，当时这种穷乡僻壤的山区，要想挑一个配得上女儿的乘龙快婿，谈何容易。于是乎，毛福梅年届十九，尚待字闺中。

· 蒋瑞元(蒋介石)的婚事 ·

那一年，有一位乡里颇负声望的人来到毛家，拜谒毛鼎和先生，他就是近村榆林的乡绅陈春泉。陈是受表妹王采玉所托，来给表侄蒋瑞元提亲的。

蒋瑞元(蒋介石)，谱名周泰，是一个生下来就惹是生非的孩子，远近闻名。据史料记述，这孩子4岁时，除夕晚上吃年夜饭，他忽然异想天开，想试试喉咙有多深，竟把一根竹筷向喉咙里插了下去，把筷子都插没了，一时间眼睛翻白，冷汗直流，吓得他母亲王采玉几乎昏倒。5岁那年，中秋佳节，家人都在院子里抬头赏月，他偏向水缸里张望，觉得水中那圆圆亮亮的镜子似的月影唾手可得，便把身子探下去捞那“镜子”，一头栽进七石缸里，差点淹死。6岁上，祖父请了一位学究来家坐馆，管教这个孩子，可是瑞元不把先生放在眼里，照样顽皮撒野，先生一气之下，拂袖而去。之后，家里就把他送进学馆就读，他更加放肆任性，放学便同村里那些放牛娃去山坡野地舞刀弄棒，仿效军队作战对阵，并自封为“大将”。蒋“大将”指挥双方作战，常被“战”得头破血流。他万事都要先别人一步，别人不让，他便撒赖，因此得个“瑞元无赖”的诨号。

瑞元14岁那一年，顽性略有收敛，向母亲发誓要读书上进，求取功名，为家族增光，为母亲争气。王采玉喜出望外，将瑞元送到榆林村陈春泉家办的私塾就学。塾师毛凤美，学问不错，管教甚严。可就是在这个时期，蒋瑞元与岩头村堂表妹毛阿春的爱情已红杏出墙。与瑞元同案听课，同桌吃饭，同床睡觉的同学陈远离(陈春泉之孙)打趣说：“阿元叔，你跟阿春这样好，干脆娶来当老婆算了。”那瑞元也不含糊，不但不掩饰，还说：“讨老婆要有媒人呀，你会做媒吗？”于是乎瑞元想讨阿春做老婆的新闻不胫而走，传到王采玉耳里，也传到阿春母亲蒋赛凤家里。

蒋赛凤是蒋肇聪(蒋介石父亲)的堂妹，嫁给岩头村毛凤扬为妻，丈夫早年病亡，遗下小女阿春，母女俩相依为命。阿春姿容姣好，性情

开朗，常跟母亲回溪口居住，与瑞元经常见面。当瑞元到榆林村读书之后，每逢假日，就去岩头村谒见堂姑，实则想跟阿春亲近。两人年岁相仿，青梅竹马，十分相得，爱情的种子，不知不觉就在两个小儿女的心中萌发了。

王采玉听到儿子想讨阿春作老婆的传闻之后，难过得不得了，继而一想，不如索性到毛家提亲，把阿春娶过来，也可给这匹小野马套一个笼头。于是立即行动，托了个媒人去岩头毛阿春家提亲。而蒋赛凤听到传言之后，心情却是另一番情景：寡妇最怕人家在儿女私情上说长道短，一气之下，把儿女狠狠地训了一顿，不许她与这个“歪胚”接近……恰好这时，王采玉遣来的媒人一头撞了进来，蒋赛凤不但一口拒绝，还对媒人说：“阿嫂也真作孽！这样不争气的歪胚，不好好管教，还对他依头顺脑来提亲，将来变成败家子有得哭呢！我有十个女儿也不会嫁给他的，让她死了这条心吧！”

媒人如实回报了碰壁的情景之后，王采玉羞得无地自容，她发狠说：“赛凤把我阿元看作虫，我一定要在她眼皮底下挑个好儿媳。”当即雇了一顶小轿，赶到榆林村向表兄陈春泉求助。春泉觉得颇有难处，却又情面难却，后来经过周密计划，转而向与他通家世交的毛鼎和发动攻势，把毛的二女福梅说给瑞元。出人意料的是，毛鼎和居然答应了这门亲事。

毛鼎和觉得，由德高望重的人来为女儿作伐，他面上光彩；再则溪口蒋家曾是缙绅首户，如今虽家道中落，但名望犹在；更为重要的是：听陈春泉介绍，蒋瑞元6岁上学，人极聪明，领悟极快，学业还不错，说不定能考上个秀才、举人什么的，若得个一官半职，岂不应了看相的“铁口”？之后，毛鼎和又亲自到溪口镇上打听，众人都说：瑞元母亲为人厚道贤德，教子有方，瑞元事母至孝。毛鼎和深思熟虑之后认定：有其母必有其子，少时顽劣，将来说不定有大出息，因而爽快地答应了这门亲事，并且同意近期为他们完婚。

不久，蒋家择定了吉日，操办瑞元的喜事。新房就安排在丰镐房“素居”。蒋氏是溪口镇一个大族，有五、六百户。据史料记载，蒋家远

祖“摩诃居士”，即蒋宗霸是从明州(宁波)迁来的，蒋介石自称“迁四明第二十八世孙”。溪口蒋氏乃周公之后，瑞元的曾祖叫蒋祁增，生有3个儿子，即斯生、斯水、斯千(瑞元祖父)，各定房号为夏房、商房、周房。周房又分为丰、镐两房，乃取周文王建都丰邑、周武王建都镐京之意。由于瑞元之弟瑞春夭亡后，合称丰镐房，由瑞元承挑丰镐房号。

蒋宅大门临街，有楼房十余间，虽是上代遗留下来的老式建筑，在溪口镇也要算是数一数二的房子了。

结婚那一天，蒋家宾客盈门，热闹非凡。送福梅嫁妆的行列更是壮观，红艳艳光莹莹一长溜，顿使溪口数里长街一时沸腾起来！王采玉给14岁的瑞元办完喜事后，时时担心孩气未尽的瑞元闹出乱子来，对他的管束更加严格了，动不动就训诫他，搞得瑞元整天的头昏脑胀，加上又不许他与那些野孩子玩，那些野孩子一见他就说他不要朋友，只要老婆，再也不配做“将军”。这样一来，真把他的肚皮都气爆了。

· 新婚之夜 ·

当婚礼开始时，瑞元为了不使母亲“坍台”，只好强抑自己的野性，处处装出一副循规蹈矩的样子，捺着性子，一会跪拜，一会站起……折腾了好一阵子，好不容易才听到礼生大喊：“礼成，送新郎新娘入洞房。”到这个时候，蒋瑞元就好像获得了大赦似的，霍地直起身子，一手摘下头上的红缨西瓜破帽子向空中抛去，随着一声欢叫，箭一般地窜到门外街上去了。待到人们簇拥着新娘走进洞房，找新郎坐床、吃交杯酒的时候，瑞元早已不知去向。

王采玉听说儿子不在洞房，急得团团乱转，不知如何是好。忽听门外一阵喧闹，拥进一大群毛头后生和顽童来，他们边放炮仗，边抢炮仗蒂头，其中披着吉祥如意红花、身穿长袍马褂的14岁新郎官蒋瑞元最为欢跃。王采玉看见儿子如此不争气，顿时面容改色，捂着脸跑到自己房里痛哭起来。

蒋瑞元天不怕、地不怕，只怕母亲哭爹妈，听兄长说母亲被他气

哭了，便急忙跑到母亲房里去，跪在母亲膝前。王采玉泪流满面，数落儿子道：“自从你爹去世之后，我抚育你到今天，花了多少心血！只望你长大有出息，谁知你越来越不知礼仪，已经给你成家了，你还这么淘气。我倒也罢了，你妻还不知会怎样难过呢……”瑞元被带回新房，婚礼才得以继续下去。

新婚之夜，毛福梅独坐新房，面对龙凤花烛，泪流满面，心想：一个读书人，总该有几分斯文，而自己丈夫竟顽劣到如此地步……这时蒋瑞元在他娘的床上睡得正香，无论怎么呼喊他都不醒。他母亲只好请人把儿子半拉半拖挟进新房去，安置在新床上，但他仍然在呼呼地睡着……就这样，毛福梅听着单调的更鼓声，直坐到雄鸡报晓。

蒋瑞元婚后，对妻子感情上很是冷漠，而比他大5岁的毛福梅却很体谅丈夫，总以为他还年少，又要读书，心思不在房帏间，说明肯读书上进，心甘情愿地做他的“大姐姐”，时刻关心瑞元的学业，在生活上更是体贴入微。

· 少年夫妻两次离乡伴读 ·

1902年，毛鼎和为了女婿的前程，向著名塾师毛思诚推荐蒋瑞元前去拜师，学习《左传》、《纲鉴》等书。这期间蒋瑞元学习认真刻苦，毛思诚也克尽师职，师生鱼水相得。毛思诚在《民国十五年以前的蒋介石先生》一书中，对这个学生在岩头读书时的情况这样写道：“其戏嬉也，以讲舍为舞台，以同学为玩物，狂态不可一世。适伏案读书，或握笔凝思，虽百纷嚣然于其侧，冥无所觉。”

1903年，蒋瑞元赴宁波赶考，改名蒋志清。他第一次到宁波，就听到了许多新奇的事物：光绪皇帝支持“戊戌变法”，李鸿章搞洋务运动，废科举，兴学堂……各地试办新学如雨后春笋，一些学馆里在教授数理化一类的新教材，等等。他还亲眼目睹了科举考场的腐败黑暗，不禁感到痛心和愤怒，并隐隐感到，一场大的政治变革快要来临。为了适应这个行将来临的新潮流，他经过反复思考之后决定，放弃赶考，到奉化县城新办的凤麓学堂去读书。

蒋志清回到溪口家中，将宁波之行所见所闻和自己对前程的打算，向母亲和妻子说了一遍。王采玉打心眼里不愿儿子离开，劝志清道：“阿元啊，听娘的话，莫要再读书了，你已是有了妻小的人，这个家该由你来当了。还是到宁波去学生意吧，我去求你琴凤舅舅帮忙，他在宁波做生意，蛮走运的……”。

“娘，你不用说了！”蒋志清急急地回答，“孩儿立志要干一番大事业。做商人再吃香，也得看别人的脸色，我决不做生意。”

蒋母听了志清这番不无道理的解释，感到自己已经回天无力，转而与媳妇商量，希望她能挽住儿子的心。谁知毛福梅也有自己的见解。她支持丈夫继续求学。王采玉一看儿子的意见占上风，不得不答应儿子的要求，但有一个先决条件：必须带媳妇一起去城里读书。这样，一则有人管着儿子，便不会出岔子；再则，她希望早些抱孙子。

蒋志清一听母亲松了口，便欣然应允携妻同行，一方面是几年的共同生活中，他觉得毛福梅对他的照顾是别人无法代替的；另一方面，他听说奉化城里还办了女子学堂，许多大家闺秀都在“作新女校”读书，他的女人也不该落在人后。

就这样，毛福梅得到了读书机会，被编在启蒙班，与年仅八、九岁的女孩同班。毛福梅已身为人妇，却与一群小娘头为伍，感到羞愧难言，郁郁寡欢。校长王慕兰看出了这个学生的心思，不时开导她，给她讲“大器晚成”、“后来居上”一类的格言。后来由于毛福梅为人稳重，富有同情心，深得女友们信赖和老师的赞誉，渐渐习惯了蒙童生涯。但不久，丈夫蒋志清却在凤麓学堂闹出事来。

有一天，蒋志清背不出课文，被先生揪了一下耳朵。第二天早上，先生进教室上课，坐在椅子上，讲了半个时辰，当他站起身来时，只听“嘶”的一声，旧竹布长衫被撕出一个大洞。原来有人在先生坐的椅子上事先涂了一层厚厚的生漆。以此为契机，学生要求校方革除弊端，改良教学体制，增设新课程，校方则以蒋志清“煽惑学生、诋毁校务”为借口，扬言要开除其学籍。

风潮过去之后，蒋志清虽未被开除，但他不愿再在凤麓学堂呆下